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

向逝去的传统默哀，向崭新的生活致敬
揭开神秘湘东的撩人面纱，领略罗霄山脉的独特文化



Xiao Cheng You Jia

Yang Rou Pu

小城有家 羊肉铺

吴刘维

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向逝去的传统默哀，向崭新的生活致敬
揭开神秘湘东的撩人面纱，领略罗霄山脉的独特文化



小城有家 羊肉铺

Xiao Cheng You Jia
Yang Rou Pu

吴刘维

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城有家羊肉铺 / 吴刘维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84 - 7

I. ①小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0936 号

小城有家羊肉铺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吴刘维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84 - 7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C 目录 Contents

渔 王	1
空 楼	15
小城有家羊肉铺	30
省里来人了	43
蛙 寨	58
你不要烦我	71
篱笆城	83
窑 主	94
迟到半点钟	109
纯情的林子	120
准备战斗	131
大嗓门村的小嗓门儿	137
老 家	151
河 魂	160
野桃林	174
好 表	185
寻找张铁匠	187
难 过	189
高 兴	191
蛮队长传	193

木匠何 196

祖传的砍刀 198

渔 王

老人蹲在罗湖山尖，赤裸的上身被烤得像一块黝黑发紫的岩头，两道目光犹如从幽深的岩洞里探出来的两朵磷火。整个夏天没漏一滴雨。

观田人钓鱼为生。一根紫竹晾过去，就有鱼攀上来。不到两个时辰，簍簍实了。回家摊在锅里烤，隔夜拣起，金黄金黄，芳香四溢。赶集天，就用篮子提了，荡条划子，去坝下镇上卖。

水库像片蓝天。半截儿露出水面的罗湖山是蓝天中飘荡的云朵。扎在罗湖山腰的观田人似在云中生活。

水库里鱼很多，观田人只钓两种：一是柔嫩子。柔嫩子三指宽巴掌长，无论湿干，吃起来都清香油嫩，极有回味；一是猛飞子。猛飞子头小身长，硬起来像块钢板，软起来似皮海带，从头到尾只一根脊骨头，大至数百斤，肉质细而韧，幽幽地含着一缕香，极有嚼味。柔嫩子吃米虾、小鱼，猛飞子吃鳙鱼、鲤鱼和大一些的鱼。猛飞子凶狠狡猾又力大无比，极难钓，观田人大都钓柔嫩子。钓猛飞子的只两个人：一是后生子吴刘天亮，天亮钓猛飞子是新手，因而也钓柔嫩子；一是老辈人吴刘桑桂，桑桂专钓猛飞子。

桑桂是钓王。

桑桂一月仅钓三回。镇上逢十赶场。逢十天，桑桂就起个大早，穿好衣，洗涮完，女儿舂米就从灶屋里迈出来。舂米只穿件小衫子和里裤，现出光洁的肌肤和成熟的曲线。舂米一手端着煤油灯，一手端着饭。饭用大品碗盛着，塔似的冒尖。桑桂坐在灯下扒饭。饭是鱼油炒

的，搁了盐，一粒粒光光滑滑，珍珠似的。油灯把桑桂投在楼板上和墙上，那一双不停扒动的筷子被夸张成钓竿似的。

春米把草帽罩在桑桂脑上，且替他加了件外衣。五更天，露水重，春米怕伤着父亲的身子。桑桂握着钓竿肩着桨跨出门。他把春米挡在门内，说：“睡吧。”

步出一箭地，桑桂听见背后很响的拴门声。桑桂心里就涌上股莫名的舒畅和温暖。桑桂松了绳套，把两叶桨搁在划子里，用力推一把，就弯进去。划子静静地离了岸，如一片落叶缓缓地朝下游漂去。

桑桂直起腰板，呼地一声把钩甩出去。他端坐船中，双掌握竿，双目微合，心静如水。天幕渐启，断断续续的亮光如细雨飘落，周遭的烟雾愈见其浓。

不久，就见一条浪脊从水面上蛇一样滑过来。线轴突然转得急，钓线唛唛地风出去。过一阵，又停了，钓线软软地摊在水上。桑桂任它，似把水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他的嘴角牵出一线笑意。钓线突然又水一样流出去。转轴叽吱叽吱吵得欢。划子凭着拖力和风力，也较先前走得快。桑桂依旧端坐船中，纹丝不动。

转轴渐渐慢下来，钓线松松地抽出去。桑桂猛然一振，睁开双眼，脱光膀子，从腰间掏出酒壶，拧开盖，咕噜咕噜灌下去。不一会，桑桂干瘪的上身火样通红他双腿叉在划子里，匀称而有力地把钓线慢慢拉回来。钓线铁丝一样紧绷，划子也因此加大速度朝下游“犁去”。

这时候天色大亮，烟雾淡去，水面清碧似玉，漫在水里的群山绿郁如画。拐过一道弯，豁然开朗，大坝突兀地横在眼前。鱼和人都极疲惫，划子独自朝大坝徐徐拢去。

靠了坝，拴了划子，桑桂把钓线勒在肩上，朝坝上拖去。果然，一条七八十斤的猛飞子露出水来，不甘心地翘起尾巴拍打卵石。

从观田来赶集的划子也拢了岸。桑桂肩着猛飞子走在前面，春米扛着桨提着竿跟在后面——春米是搭天亮的划子来的。一溜儿人提着金灿灿的柔嫩子蜿蜒下坝，朝镇子上走去。

把竹篮往集上一摆，一字儿排开，便是满镇的鱼香，就有许多人拢

过来。桑桂却肩着猛飞子进了肉棚。早有卖肉的屠夫让出一截案板，桑桂就把猛飞子摆在案板上，借了把屠刀，劈成两面，挖出内脏，剔出那根脊背骨，早有瞧热闹的娃子抢了去。有顾客围过来，便卖猪肉似的斫。价钱跟猪肉一样。

镇子陡然添了几分闹热。

镇子先前在观田。60年，拦河修坝，工地上的广播声、喧哗声和河水一同朝观田漫过去，农田沉下去了，镇子和废弃的碉堡沉下去了，吴刘家族作鸟兽散，慌忙走水，扎在坝下。镇子也就跟着漂到了大坝底下。

镇上人家有许多亲戚在外头做官，都是观田驻白兵那些年逃出去的，都属吴刘家族。逢年过节，镇上人家就把又香又脆的观田腊鱼用纸盒装着，寄给在外头做官的亲戚。

观田鱼，名声响。

连县城里的人都搭上班车专跑镇上来买鱼。观田人极热情，挑最好的，秤尾巴朝天翘。观田人卖鱼老幼无欺，倘是镇上同族买，观田人就把鱼价压低许多，半卖半送。观田人从不把鱼卖给贩子，贩子出高价，观田人也不搭理。有时鱼贩子租了划子，跑观田去，挨家收，观田人就极客气，又倒糯米酒，又留饭，又留宿，偏就不给鱼。贩子全是空手而归。

鱼早早卖完了，观田人就挽着篮满镇子逛。买了满满一篮子货，便相邀回家。蜿蜒上大坝，登上各家划子。划子龙似的串成一线，从坝头舞出去。欢笑声就热了一湖碧水。

桑桂很晏才回去。那条猛飞子让桑桂忙了好几个小时。鱼卖完了，有人仍不走，嚷着要买鱼脑壳。猛飞子鱼脑壳补心安神，那人死缠着，愿出高价。桑桂却用稻草串着，提到镇子后面的小巷子里去。站在门前，亮亮地喊：“雪花！雪花！”

雪花是桑桂年轻时的相好。60年走水，雪花拉桑桂一道走，桑桂死活不走，雪花独自流着泪走了。雪花后来又等了两年，桑桂却抱住观田不放手。雪花就赌气嫁了别人。

从里屋颠出来一位老婆子，开了拦架，把桑桂让进屋。桑桂把鱼脑壳挂在厅屋晾衣服的竹架上，说：“你熬着吃了吧。”说完，也不吃茶，也不坐，却醉了似的奔出来。步子便有些踉跄，心麻似的乱。就拐到一家餐馆里灌酒。直喝到日头西坠春米穿进来，喊他回家。

桑桂把春米拉到镇百货店，给春米扯好看的衣料，提好看的鞋子。

划子在桑桂的双桨中醉了似的摇摇晃晃，拨出弯弯曲曲的水路，像鲤鱼戏水。桑桂嗓子痒痒的，他放声吼唱着：

玉美人呀哟得了病

睡在呀哟牙床上

轻言细语呀哟叫我几声郎呵郎

快快走进呀哟奴绣房

唉哟我的个郎呀

有句话儿呀哟不好讲

那调子老出一股浓烈的酒香，浸得周遭的青山也飘飘摆摆，醉了几分。

坝下的农田裂开一道道沟嘴，禾苗焦枯。四道闸门一齐拉开。水库一圈圈缩小了。老人望见有一只划子在水库里横冲直撞。那家伙一直在找寻那条奇大的猛飞子。

鱼是水库管理委员会放的。管理委员会极少管鱼，也不捕鱼，任鱼的家族发展壮大。可以去钓，却不准炸。偶尔夜里听到“呼”地一声响，他们就出来，手里端着长筒猎枪，边跑边朝炸响的地方击过去，把吓得发抖的炸鱼佬拖了来，撕光衣服，绑在树上。竹枝抽，一下一片红印。打累了，再送镇派出所。炸鱼佬下次就划盘木盆，到观田来。观田在水库上游，隔管理委员会重重山道道水。炸鱼佬让木盆停在湖中。即刻有人给桑桂通风报信。桑桂吧嗒着水烟从屋里走出来。满村子的人都跟在后面。桑桂在水边停下来，满村子的人就在岸边一字儿摆开。一律地盯着炸鱼佬，并不言语，也不再拢过去。炸鱼佬莫名地心虚，面上却强硬，猛然壮胆似的朝岸上吼了声：

“鱼又不是你们的——！”

炸鱼佬左手握筒炸药，右手从嘴里拿下纸烟，吹掉烟灰，把红烟头凑近导火索。导火索极短，留长了落地泥里才响，自然炸不着鱼，所以扔时要算计好，让炸药恰好在鱼层爆炸。炸鱼佬的右手却突然有些抖，竟是一脸的冷汗。当他自以为看准了火候正准备扔出去时，却震天动地一声炸响。

那木盆顿时东倒西歪，晃得厉害。

桑桂一个眼神，岸上便有人划了划子箭一样飞过去，把炸鱼佬背上岸，利利索索包扎好。那手分明空了一截，身子像洒了一层酱油。桑桂吸了两口水烟，说：“作孽，快送医院。”

就有几个后生子荡起划子，朝镇子方向去了。

都站在岸边，举目相送，一脸地叹息。

再没人到观田炸鱼。

也有人带了干粮扛了散网来观田捞鱼。网刚刚撒下去，那人却发现从村里涌出许多的脑袋，一律地握着钓竿，跟在钓王桑桂身后。泊在岸边一字儿排开的划子全离了岸，不一会，围成一圈，把那人包在里面。男女老少都蹲在划子里，背向那人，安然垂钓，视那人不复存在。桑桂不钓，拢着手半躺在划子里，悠悠地望天望云，间或吸一口水烟，就有两缕雾从桑桂鼻孔里冒出，飘飘忽忽。从村子里传来鸡鸣声狗吠声。愈发的一派安详。

那人只看见周围的鱼杆此起彼伏，大大小小的鱼儿在他的周围飞来飞去，又腾进划子里，俨如一种节日里的狂舞。那人把眼都看直了。那人极度地兴奋，以为撞上了鱼汛期，心想真他妈的没白来，就极其激动地收网。网杆在手中却慢慢地轻飘起来。颤颤栗栗地提起，却是空空荡荡，仅见两只大肚子蝌蚪蹦来跳去。那人不服气，又放了几网，仍旧一无所获。那人搁了网，沉沉地看周围舞动的无数手臂。隐隐地记起什么，才恍然惊悟。

这叫回字阵，大口吃小口，大口砌成铜墙铁壁，鱼儿都钻不过，纵使你在里头一月半年，也不会有什么收获，且易进难出。那人惊出一身汗，急急忙忙撑了船朝桑桂靠近。那人双腿跪下，拱手作揖，朝桑桂

道：“师傅，放俺一条生路。”

桑桂直起腰，熄了纸捻，再把水烟筒别在腰上，朝身边扫了一眼。那些划子就歇了钩，拆了圈。都把划子里的鱼全倒进水里。那人正要夺路而逃，桑桂说：“慢走。上岸去。”

就有两划子拢来，夹了那人的船一同靠岸去。那人疑疑惑惑进了村。却又酒又肉又鱼地享用了一餐。且由桑桂作陪。桑桂照旧坐上首。

在观田，无论婚嫁迎娶，红白喜事，一律邀桑桂坐上首。

60年水库移民，桑桂没走，带领留下来的几十号人在罗湖山腰安营扎寨，重建家园，又教会大伙钓鱼，以此为生。眼下的观田，虽远不及昔日的繁华闹热，却也是村子，一样地鸡鸣狗吠，一样地袅袅炊烟。

罗湖山像只破土的春笋，终于连根儿拨出水面。山脚下现出纵横交错的墙脚和游鳝般的田埂，个斑驳残损的碉堡也暴露无遗。

除了赶场天，余下的日子桑桂不钓鱼。不钓鱼，却闲不住，依旧每早五更天起床，解了缆绳，坐在划子里看人家钓，嘴里吧嗒着水烟筒。

观田人只钓天似亮未亮这个时辰。这时间夜寒刚刚退去，鱼儿渐渐醒来。水面的朦胧亮光引诱和刺激着鱼儿，鱼儿精神兴奋成群结队地四处寻食和荡游。水里水外没有一丝喧哗，鱼儿也就格外放肆。

一溜儿的划子卧在水上，似已睡去，无声无息。脚板勾在屁股根上坐在划子里，静静握住鱼竿。不一会，准有柔嫩子咬钩，让它蹬两下，拳头轻轻一抖，钩便钉紧，就拉上来，撂进簸箕里，任鱼儿蹦跳。

桑桂的划子在水间静静穿行，不时歇下来，拿起自己的鱼竿往水面一点，又静静地移开去。就有人把划子飘过来，在点水的地方下钩，果然就一下一皮地拉上来许多的柔嫩子。

都说那是根神竿。观田各家的灶楼上都有一堆紫竹，是从罗湖山上砍来的。紫竹让烟火熏得油黑，似穿了一层甲，看不出节疤，竹尾细如针尖，亦柔亦硬，握在手上，忽然就有种莫名的温馨和沉稳。桑桂的鱼竿也油黑，也无节，却不是后山紫竹。桑桂的钓竿来路不明。观田人至今还记得那个狂风暴雨的冬天。天亮他爹的划子被掀翻，天亮他爹落水了，被一条奇大的猛飞子叼了去。桑桂划着划子带着斧头走出村民的视

线，去找寻那条猛飞子。十天后，桑桂回来了。桑桂赤身露体地游了回来。他的结满血痂的身子像一块历尽风霜的岩石。他的划子和斧头丢了。他的怀里多了个哇哇直哭的女婴，他的手里多了根竿子。他没有向任何人复述这段经历。一旦问起，便答说：“都捡来的。”

他像爱护女婴一样爱护那根竿子。

待到夜色褪尽，天已大。或远或近就有吵闹声传过来。鱼儿再不上钩。各家收了竿，拴了划子，提着沉沉的篾篓回家去。

日里，女人烤鱼，捞鱼饵，男人就上桑桂家，圈住几张八仙桌，玩纸牌。桑桂钓鱼是神手，这方面却笨得出奇。但桑桂爱看，站在人家背后，看人家把一张张牌弄得像柔嫩子一样鲜活生动，内心里比赢家还得意三分。桑桂看牌极懂规矩，从不乱插嘴。有时为一张牌吵得脸红脖子粗，只要桑桂说一句，大家就心平气顺了。间一会，就听桑桂朝灶屋喊一声：“舂米，添茶。”

舂米便提了茶壶，逐桌洒一围。

桑桂看多了，终看出些道道，心想其实也简单，就蠢蠢欲动。逢人家上茅厕，叫桑桂代抓牌，桑桂就手颤颤地抓，牌扇了一掌，都拢不成方，那人接了，碍着面子，不曾说什么，下次却不敢让他代抓。碰到三缺一，都邀桑桂，桑桂就麻着心坐下，很激动的样子，依旧牌扇了一掌，拢不成方。每手都这样，自然圈圈输。下次别人再邀，桑桂便决然地摆摆手，笑笑，只是看，说：“手气不好。”

桑桂手气不好，牌技更不好。

唯天亮手气好，牌技也好。一圈下来，独个儿总要和三四手。手里拢着牌，却不看，照旧一张张抓一张张出，把双眼睛流星似的瞟。就听见旁桌“哎哟”连声，开水烫了手，从杯里溢出来滑下桌面的开水，又烫了腿。舂米的脸愈发地红，脚步愈发地乱。桑桂就沉了脸，说：“还不进屋拿凉药？”

被烫的人便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舂米低头红脸地进了里屋，不曾再出来。

天亮再无心打牌，眼光霜打似的垂下来。玩一阵，就拐出门。

但天亮不常玩。

天亮早上睡，白天钓。天亮用的是海竿。专跑省城花二百元钱买的，金灿灿，好亮眼。站在岸上，呼啦一下，竿子就一截一截伸出去，鱼钩标出十几丈远，沉到水中。天亮一身挺括的西装和皮鞋。天亮躺在岸草上。等鱼儿上钩了，就摇上岸。人照旧躺着。

有时天亮带了干粮荡了划子满水库里窜。几天几夜不归屋。他娘一天到晚站岸边手搭凉棚不住地望。这时候桑桂就从屋里走过来，陪天亮他娘站着，说：“回吧，死不了。”

天亮他娘听了，就哭，说：“这孩子一点不像他爹。太倔。”

两人突然静下来，默默地望水。

天亮他娘年轻时也恋着桑桂。走水那年，她也跟着留下来了。且把个女儿身子交给了桑桂，桑桂却没娶她。她带着身孕嫁给后来被猛飞子叼走的那个地主“崽儿”，不久生下了天亮。

终于望见天亮的身影渐渐大过来，他娘便浑身散架似的软下来，说：“好，回了就好。”

天亮提着两条小猛飞子上了岸。天亮眼里喷出火，说：“我一定要逮住那家伙！”

桑桂吧嗒着水烟，说：“你逮不到。”

天亮猛然把眼光鞭子样抽过来，狠狠说：“日他祖宗！我逮住你看！”

桑桂转过身，独自踱回村去。

罗湖山上有条沟谷沟谷里有溪水。水不大，却急。溪水两旁印了许多杂乱的足迹，是天亮的。

都说天亮要建小电站。桑桂听了，自叹说，这娃子心太花。

湖水日益拢去，愈来愈稠。观田人和小镇人拼命地捞鱼。夜里的火把映红了寂黑的天际。这是一场人鱼混战。老人仿佛看见天亮手握长叉，在战场上左冲右突，寻找那条叼去他父亲的猛飞子。喧哗声和鱼腥味在夜空里飞扬。

那只红划子像一片枫叶泊在罗湖山腰。从红划子上爬下一位红婆

子。红婆子遍身珠光宝气。

都叫她老勾。

老勾拐进了桑桂家。

老勾也是吴刘家族，60年走水后搬到镇上。没人知道她确切年纪，仿佛永远那么老，又仿佛永远不老。问她多大，或答“二十”，或答“二百”。老勾专干牵线搭桥的勾当。观田驻白兵前，很繁荣的，老勾就给大户人家的老少爷们说媒。白兵来了，又替白兵长官寻花访柳。老勾吃穿不愁，还落下些银两。

这些年，镇子里生出许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运输户。镇上人家的生活赛神仙。有了钱，自然想娶位年轻美丽的姑娘做妻子。观田女虽出身农家，却不下田不下地，又在仙境般的山中水上生活，自是养得雪白娇美，一个个似出水芙蓉。便都把猫一样的眼光死死盯住观田女。

镇上有电影电视，有人戏马戏，有商场娱乐场。镇上的生活跟观田不一样。观田女心痒痒，按捺不住心中的那份企盼。

因此老勾的生意很顺手。常常红线一抛，就拴牢了。

观田的后生也心荡神摇。老勾就介绍他们进了镇上企业。因了说媒，老勾与那些乡镇企业建立了特殊的关系。观田后生便可以每月拿工资，荣荣耀耀地做了工人。老勾自然要收取极高的介绍费。

老勾于是也成了个体暴发户。老勾甚至到工商所办了执照，主营某某兼营某某，照上都填得极正规极仔细。

但老勾在春米这儿碰了钉子。春米是观田头一枝花。那脸蛋，那身段，活脱脱地仙女下凡。许多的人托老勾说媒，老勾都没答应。老勾只答应了一个人。那主儿开一辆带拖的大“东风”，每日里票子流水样进，而且长相人品也与春米相当。那主儿非春米不娶，等了两年，可事情仍无着落。那主儿给老勾开了个大价。老勾有些心急，走得也勤。

春米见她就骂，骂鸡骂狗骂肥猪。老勾不生气，照旧笑嘻嘻的，她晓得春米愿意不愿意不顶用，只要桑桂点头便行。

但桑桂不点头，也不摇头，很客气地把老勾送出屋，说：“春米还小。”

其实春米不小，虚岁二十一。

老勾一张巧嘴，却不争辩。老勾晓得桑桂脾性。这事急也没用，得慢慢来。但老勾的脸上还是生出愁云。那红划子回去时就少了来时的兴头。

天亮在水库里找寻猛飞子。天亮靠近红划子，恶狠狠地骂：“臭婊子！胆敢打春米的主意，我一斧头宰了你牛日的！”

老勾仍是笑，说：“算条汉子，可惜投错了地方，不然老娘也帮你说个如花似玉的小姐。骂人算哪路英雄？有本事把春米娶去！”

天亮当真撞进桑桂家。桑桂蹲在门槛上晒日头。天亮说：“春米呢？我要娶她！”

桑桂似听非听，似见非见，久久，不出一言，脸上却是厌恶。

“我日你老勾祖宗！”天亮转身走了。

赶集天，桑桂提了鱼脑壳，拐进小巷子，依然站在门前，亮亮喊：“雪花！雪花！”

不见应，却闻到咳声，进了里屋，雪花躺在床上。雪花见到他，目光刷地发亮，脸上显出润色。那样子，似乎等了他很久。

桑桂捏紧她的手，说：“病了？为啥不看医生？”

雪花说：“时辰到了，谁也拦不住的。”雪花似乎异常地清醒，“你靠近我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”

两人对望着。雪花说：“你知道女人最怕什么？”

过一阵，雪花说：“女人最怕寂寞。”

说完，安详地合上眼，仿佛睡去一般。

桑桂觉得自己像一条让人掏净了五脏六腑的猛飞子。

雪花男人提着药进来了。桑桂说：“去了。”

那男人说：“去了？”

桑桂又说：“去了。”

那男人不吭声，用被角盖住她的脸，从她枕下掏出件东西，递给桑桂，说：“你每回送给她的鱼脑壳她都舍不得吃，拿集上卖了，给你置了这件驼绒夹袄，让你钓鱼时穿，别让猛飞子伤着了。”

桑桂接过，狼一样嚎了两声。

那男人说：“你放心吧。我会好好服侍她上路的。”

桑桂蹲在划子里，双臂激烈地摆动，那划子像一条发怒的猛飞子满水库里疯。半夜里，桑桂摸回观田。桑桂叫门，却发不出声。就死劲擂。

春米开了门。春米一脸惊慌。春米问：“我在集上四处找你。你上哪了？”

桑桂推开春米，走进春米房里，见天亮在春米房里穿衣服，桑桂就白眼睨他。天亮也盯着他。

“春米是我的人！”天亮跨出房门时说。

入了秋，天气渐渐凉。桑桂忙着给春米置嫁妆。一划子一划子漂漂亮亮的衣物家什从镇上运了回来。

那只红划子来得愈发频繁。

鱼已捞尽，坝已见底。观田人卷了铺盖挑了家什赶了牲畜，逃奔小镇。老人满身疲倦，他手握钓竿，眼帘如剧终的幕布，蓦然垂落。这时，天空漆黑，惊雷滚过，一粒如豆的雨率先掉在老人额上，接着滑进了老人干裂的嘴唇。

那家伙仍然一无所获。

刮北风的时候，各家用上电火。电站建在溪水旁，两间红砖房。每月初一，天亮就挨家挨户收电费。电费比煤油贵，但大家乐意掏钱。

跟着就有了录音机，电视机。观田就显得空前地喧哗。那些热烈而绵长的声音，那些新奇而曲折的故事，在悠悠石板路上流淌。

只是少了耍纸牌的声音。

这年冬天，春米出嫁了。

“爹，我不嫁镇上。”

“春米，我不是你爹，你是我捡来的。”

“你是我爹，你比亲爹还亲。”

“我不是你爹，你想嫁谁就嫁谁吧。”

“爹——”

这年冬天，春米出嫁了。春米嫁给了镇上那个开大东风的家伙。满观田的人都划了划子，去送。划子把春米圈在中央，一路浩浩地朝镇子飘去。水面上铺满了欢声笑语。开路的那划子尖上插一根紫竹，示意早生贵子。众人随着伴娘一起吼唱着：

划船那个哥哥哟……划过我

划过我哟……与你合

与你合哟……做什么

想做什么哟……你就做什么

……

划子靠了岸，就有男家的人来迎亲，噼哩啪啦的炮竹声，溅起一朵朵浪花。忽然一声惊呼，大伙儿就看见桑桂从水里拖出一条百余斤的猛飞子。

天亮没去送。天亮爬上罗湖山顶，眼睁睁地看着一堆儿划子漂远去。天亮双手抓着老松树，十个指头鲜艳无比。

春米和天亮在罗湖山顶找到桑桂。桑桂两脚蹲地，双掌握竿，眼睛紧闭，呈钓鱼状。

天亮去背他时，碰动钓竿。竿子嘎然作声，断成几截，掉在地上。天亮顿觉异常，一一拾起，捧到眼前，不觉大惊失色。

这是一根猛飞子的脊骨。这是那条叼走父亲的猛飞子的脊骨！

天亮噗通跪地，仰天长啸。

爹——

天亮把桑桂葬在罗湖山顶。桑桂坟旁另有两座坟。

观田过去不叫观田。最先没名儿。义和团的一位将领吴刘天成为躲避官兵追杀，便逃到这儿，摘冠躬田，开荒辟地，终于成了繁华的镇子，叫冠田。后来扎了批白兵，毁了镇，起了碉堡，因这儿位于罗霄山脉中段，是两省四县的交汇点，就成了国共相争之地，所以改叫官田。地下党员吴刘长原带领大家与白兵斗争，夺回了镇子。直到六〇年，修了水库，叫水全淹了，就只能站在罗湖山顶眺望远远的田地了，才叫